前　言　21世纪战争与和平的警示

回顾过去的20世纪，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沾满鲜血的战争之匙开启20世纪之门。从此，战争——这个从“潘多拉匣子”中走出的恶魔，在20世纪的时空中肆虐。一战的阴影尚未过去，二战的狂飙又呼啸而来。几千万生灵在战争这个巨大的机器中辗转、挣扎、甚至毁灭，给人类带来肉体和心灵上的巨大创伤。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体制的确立标志着美苏两极争霸时代的到来。1946年初，英国下台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演讲，“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一幅铁幕已经横贯欧洲大陆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都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1]，从此揭开冷战序幕。40多年来历经数代人的冷战，让无数孤儿寡母魂断蓝桥，让无数少男少女青春暗淡，让无数白发人送黑发人，让无数心灵蒙上阴影。20世纪的人类在一触即发的冷战中，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核阴影中，惊惶不安地度过了近半个世纪。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人类终于盼到了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平的曙光。有人欢呼，有人雀跃，有人喜极而泣，只为人类能永远走出战争的阴影，只为人类能走向光辉灿烂的和平。

然而，现实再一次引起了世人的高度警惕。中东、海湾、索马里、卢旺达、车臣、波斯尼亚、科索沃，这些被鲜血染红的地名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永远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

请看一组发生在 20 世纪最后 10 年的事例：

——1989 年 12 月 20 日凌晨，美国以保护在巴拿马的美国人的“生命安全”、维持巴拿马的“民主进程和巴拿马运河条约的完整”、审判巴拿马国防军司令诺列加参与贩毒事件等为借口，公然对巴拿马采取代号为“正义事业”的军事侵略行动。美军共出动 2.6 万人的部队，以 F—117 隐形战斗轰炸机为先导，对巴拿马发动突然袭击。巴拿马军民奋起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死亡 600 余人，2000 人受伤，数千人沦为难民。巴拿马国防军总部等军事机构和部分兵营被美军摧毁，国际机场、水坝和发电厂等设施被占领。诺列加后被押往美国受审。诺列加政权被推翻后，美国扶持恩达拉就任巴拿马总统，组成亲美政权。

——1998 年 8 月 20 日，根据克林顿总统的命令，美国从驻扎在波斯湾的战舰上向阿富汗境内一个据称由沙特人本·拉登领导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发射导弹。与此同时，在红海的美国战舰也向苏丹首都喀土穆附近一个被认为是制造化学武器的制药厂发射导弹。克林顿总统辩解说，美国

情报部门认为，世界一些主要的恐怖主义领导人正准备在阿富汗与拉登会面，这使美国感到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巴基斯坦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阿富汗的空袭是“对一个穆斯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1998 年 12 月 17 日凌晨，美国以伊拉克“不同联合国核查小组合作”为由，绕过联合国，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动代号为“沙漠之狐”的空中打击。这是伊拉克继 1991 年遭受“沙漠风暴”行动打击，以及 1991 年、1993 年和 1994 年先后三次受到 108 枚战斧巡航导弹的袭击之后，遭受的又一次大规模空袭。在这次为期 3 天的空袭中，美国共发射导弹约 500 枚，超过 1991 年海湾战争时发射的总和。美国的打击目标先是军事和安全设施及总统府等，后又扩大到电台、电视发射台和油田等，一些住宅区包括一所妇产医院也遭到轰炸，空袭造成许多巴格达平民伤亡。

——1999 年 3 月 24 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解决科索沃危机”为名，开始对南斯拉夫这个主权国家进行空中打击。空袭南斯拉夫，是北约为实施其面向 21 世纪的“新战略”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在对南联盟连续 78 天的狂轰滥炸中，北约运用了大规模高科技杀伤性武器，包括集束炸弹和有严重放射性的贫铀炸弹等，变本加厉地轰炸民用目标，丧心病狂地屠杀无辜平民，置南联盟 1000 多万各族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数十万阿族人沦为难民，数千人死于北约兵燹之灾。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肆意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肆意侵犯一个弱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制造了一

场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

——1999年5月8日凌晨5时45分(北京时间),这是一个让每一位中国人铭记终生的时刻，也是每一位有良知的世界公民不会忘记的时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从不同方向发射5枚精确制导导弹，悍然空袭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酿成我馆舍严重毁坏、20余人伤亡的罕见外交惨剧。这是对《联合国宪章》和《维也纳外交公约》的公然践踏，是对我主权与人权的粗暴侵犯，也是对人类文明与和平的挑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对此种暴行表示了最强烈的愤慨。邵云环、许杏虎、朱颖这三位烈士的鲜血再度擦亮了世人的眼睛。

就是再迟钝的人也能看出，导演、策划、设计与最终实施上述悲剧性历史事件的真正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可一世的美国。正是这个极具实用主义和功利色彩的美国，让世界历史在20世纪的最后一页又一次染上了血色，让人类在血色背景里艰难地走向21世纪。上述事件中没有列举1991年的海湾战争，没有列举1992年美军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等。这并不是由于笔者的疏忽，也不是因为这两个事件不重要，而是因为与这两起事件相比，上述事件还有一个重大的共同特征——它们均是美国在20世纪最后10年内，未经联合国授权而擅自在海外采取的军事干涉行动。从这个角度上说，上述事件无疑具有更为重大的影响。对南联盟的轰炸并不是美国第一次抛开联合国。美国已经多次抛开联合国进行海外军事行动了！这是一个相当

危险的趋势，需要引起世人的高度注意。美国今后还会抛开联合国进行海外军事行动吗？10 年前，邓小平曾经指出：“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2]。也许，当时人们对这种升级会达到何种程度还不可能有明确的了解，但今天，面对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们终于看清了什么是霸权主义以及它在当代的表现和实质。

在美国看来，过去的 20 世纪，是“美国世纪”。未来的 21 世纪，要继续成为“第二个美国世纪”。在这千年之交、世纪更迭之际，美国依然要继续它的全球梦，要不留任何空间地占有 21 世纪。对此，它已向全世界发出了明确无误的信号。20 世纪最后 10 年，伊拉克和科索沃先后成为美国的军事打击目标就是最好的例证。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在海湾和巴尔干行动的战略目标仅仅是为打击伊拉克和科索沃吗？绝对不是。它是为了抢在 21 世纪即将到来之际给全世界人民一个信号——21 世纪将在美国的掌握之中！现实再一次证实了“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3]的历史警示。只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存在，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20 世纪如此，21 世纪依然如此。

放眼世界，放眼 21 世纪，尽管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的力量正在增长，而且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战争并没有摧毁人类文明与进步，更没有摧毁人类对于和平的不懈追求与坚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信心。现代战争也是如此。虽然残酷的战争使人类蒙受了巨大的牺牲与苦难，然而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的前进步伐并没有因此被阻挡。人类在战争中磨练出坚强的意志，积累了抵制战争、捍卫和平的宝贵经验教训，同时也更加执著地追求世界和平的美好未来。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尽管霸权主义的野心急剧膨胀，但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有信心、也有力量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真诚捍卫和平与正义事业，争取 21 世纪的和平、发展、文明与进步！然而，对和平与正义事业的争取和追求并不能仅仅停留在美好的理想、憧憬与愿望上，还必须进一步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科学的、理性的思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现代战争的根源——霸权主义作出深刻的剖析。本文选取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思维进行研究，正是为了通过分析这一问题，进一步揭露美国霸权主义的实质，在引起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高度警惕的同时，增强人类寻求对策、捍卫和平与正义事业、反对霸权主义的必胜信心！

1. ［美］小施莱辛格：《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对外政策文献史（1945—1973）》第 2 卷，第 211 页，转引自陈乐民主编：《战后英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4 页。
2. 邓小平：《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9 页。
3.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4 页。

第一章“军事战略思维”基本概念的界定与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

一、“军事战略思维”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关于“军事战略思维”概念的界定

考察冷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思维，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对“军事战略思维”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目前军事学术界对军事战略思维的定义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关于这一问题，观点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李际均将军在《军事战略思维》一书中提出的：“战略思想是关于战略全局的指导思想，是制定战略方针、建军与作战原则的理论依据。而战略思维则是指决定战略的主体头脑中的观念运动；战略思维包括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也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的思维活动。它是历史决定论前提下的主体选择与创造活动”[1]。也有的学者认为“战略思想，总是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处于表层的是各个时期所实行的具体战略对策（方针、政策、计划等），这些东西是流动的、经常变化的，只

在某一时期内起作用。寓于这些东西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层面，即用以研究和处理国际战略问题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惯用的战略思维逻辑。这个层面的东西是相对稳定的，长期起作用”[2]。这两种定义为国内学术界关于“军事战略思维”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笔者认为，所谓“军事战略思维”，是指军事战略决策赖以形成的思想基础和主观依据，是影响和制约军事战略决策的各种思维要素之间相对固定、有序的联结方式、组合方式。军事战略思维运作的结果是军事战略。“冷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思维”则指冷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决策赖以形成的思想基础和主观依据，是影响和制约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决策的各种思维要素之间相对固定、有序的联结方式、组合方式。

首先，该定义清晰地揭示了军事战略思维的内涵，易于把握和操作。

其次，充分确认了军事战略思维在军事战略决策过程中的能动作用。长期以来，在军事战略的制定、形成和执行过程中，人们往往过多地强调客观因素的作用，而对思维因素，即军事战略思维在军事战略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却很少谈及,甚至避而不谈。其实,军事战略决策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关系、复杂的动态过程。影响和制约军事战略决策的因素很多，既包括客观物质条件，也包括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如时代与战略环境、国家战略与国家政策、经济条件、科学技术水平、地理条件和军事实力等，对军事战略的制定

与执行起着第一位的、至关重要的影响，是制约军事战略决策的主要方面。然而，主体在进行军事战略决策时并不是也不可能做到纯粹客观，必然要受到主体头脑中种种先在的、长期积淀的相关思维因素的制约。军事战略思维是后天的军事战略实践经验长期历史积淀凝结而成的，是军事战略实践活动的内化和思想升华。而它一旦形成，就具有“先入为主”的性质，能动地按照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对客观材料进行过滤、筛选、加工、整理和组合，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相应的思维产品——某种军事战略思想或理论。因而，不论军事战略决策的整个过程，还是军事战略决策的结果，都必然深深打上军事战略思维的主观烙印。军事战略决策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动态过程，是主体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能动地进行思维创造的过程和结果。因此，在对美国军事战略思想或理论的分析、判断和评价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军事战略思维的内在影响和能动作用，给予军事战略思维以高度的重视。

第三，明确指出军事战略思维既不是指影响和制约军事战略决策的某一个别思维要素，也不是各种思维要素的简单综合，而是一个由诸思维要素按一定方式组合的、有序的思维结构和思维系统。在军事战略决策中，主体对思维材料和信息的加工处理不是杂乱无章、混乱无序的，而是依照一定的法则，以一定的方式，按一定的轨迹，有方向、有秩序、按逻辑、分层次地进行。各思维要素之间的系统结合和有序运动形成军事战略思维的具体操作过程。

在军事战略决策过程中，这些要素不是孤立存在和单独起作用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有机统一的综合质或系统质。

（二）“军事战略思维”的结构剖析

军事战略思维是一个复杂的思维系统，包括基本观念、思维方式以及思维方法等思维要素。这种种不同的思维要素通过一定的方式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组成一张能动的“思维之网”，构成某种特定的指导军事战略决策的军事战略思维。其中，不同的思维要素在军事战略决策过程中具有各自特殊的作用和彼此不能取代的功能。

军事战略思维的基本观念是军事战略思维的核心与基础，同时也是军事战略思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它是指在军事战略决策过程中由以往长期的知识经验概括、提炼、凝结和积淀而成、能够集中反映军事战略思维本质的、高度浓缩的思想观点，是军事战略思维主体根据自身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而有意识地将某方面的认识加以强化的结果，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作为移入主体头脑并在主体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它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基本观念内化于主体的头脑之中形成军事战略思维之网的“网上纽结”，是全部军事战略思维活动的支撑点。它对军事战略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决定军事战略思维的选择方向和发展轨迹，推动军事战略思维向符合观念倾向的方向运动，规定军事战略思维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并依此决定对客观材料的取舍，形成由基本

观念所统治的军事战略思维。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思维主要包括“美国至上的国家利益观”、“全球干涉的军事霸权观”、“世界领导的天定使命观”及“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观这四大基本观念。它们是在美国建国后200多年的历史中逐步形成和确定的，在美国军事战略思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呈逐步强化的趋势，并在冷战后时期发展到极致。

军事战略思维的思维方式，亦可称思维模式、思维定势、思维图式或思维的逻辑框架，是军事战略思维的深层结构（文中统称“基本模式”）。它是指基本观念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展开和实现形式。美国的军事战略思维模式是指美国的军事战略思维主体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如时代与国际战略环境、美国的国家实力、国家战略与政策以及利益需要等客观因素，对上述基本观念加以展开和实现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基本观念是相对凝结的、静态的、固定的思维模式，而思维模式则是展开的、动态的、实际运作着的思维观念。同时，对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每一次具体军事战略的制定、执行、修改和调整来说，思维模式又是相对稳定的。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基本模式包括：沉迷冷战氛围，不断寻求、制造和树立新的“敌手”的冷战思维模式；把军事战略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全局，注重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密切配合的大战略思维模式；以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为核心，以遏制欧亚大陆陆权强国崛起为目的、以构筑“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秩序”为终极目标地缘战略思维模式；谋求构建以美国为核心、以北约和美日军事同盟为基轴的多层次全球联盟体系的联盟思维模式；以发展先进的信息技术为主导、力求保持军事技术绝对优势的高技术制胜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是上述基本观念在冷战后时期的进一步具体展开，归根结底是为实现基本观念服务的。

无论是基本观念的形成，无论是思维模式的形成，还是整个军事战略思维的具体操作过程，都要运用一般思维方法，包括分析方法、综合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抽象方法、具体方法、比较方法等逻辑方法，也包括灵感、形象、想象等非逻辑方法，还包括由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的现代思维方法群，如系统方法、控制方法、信息方法、结构一功能方法、模型化方法等。上述思维观念、思维模式以及思维方法等思维要素按一定的方式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交错融合，由此构成了军事战略思维的有序系统。论文不打算对构成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思维的所有思维要素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探讨，而是主要剖析和考察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模式。

军事战略决策的过程，即军事战略思维的运作机制，就是军事战略思维主体在基本观念的指导下，运用基本思维模式，对军事战略领域的大量客观材料进行选择、过滤、加工、整合，从而制定具体的军事战略方案及其调整的过程。尽管在军事战略思维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基本观念已经充分体现在思维模式之中，但是仍然需要基本观念从宏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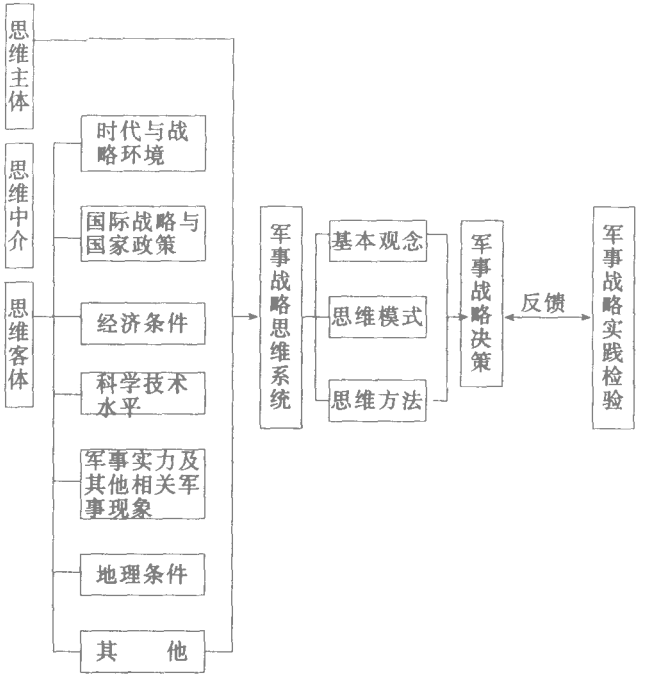
不断地予以关照和指导，保证军事战略思维的发展不偏离基本观念所确定的方向。

整个军事战略思维运作系统，除了军事战略思维系统外，还包括军事战略思维的主体、客体及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技术中介等。军事战略思维的主体是指在军事战略决策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有头脑、能思维的现实的人。他是军事战略思维的承担者和发动者。没有军事战略思维的主体，军事战略思维也就无从谈起。他不仅包括军事战略的决策者，即国家最高战略决策集团，而且也包括为军事战略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智囊机构，如美国的兰德公司，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等，同时还包括一些长期从事军事战略研究的专家、学者等等。其中，专家、学者和智囊机构只是以某种形式或多或少、或远或近地参与和影响国家军事战略决策，而最后真正对军事战略决策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国家最高战略决策集团。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思维的主体主要指美国国家最高战略决策集团、相关智囊机构以及一些著名的相关专家、学者。

军事战略思维的客体，指军事战略思维主体的思维活动所触及或指向的一切事物、实体和现象，即军事战略领域中的大量客观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现代社会军事与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其他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军事战略思维客体的内涵正在逐渐扩大，与军事战略紧密相关的其他领域也正在纳入军事战略思维主体的视野和思维空间之内。

军事战略思维的技术中介系统，即军事战略思维的“硬”工具，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媒介物和中间环节，包括各种物化的思维工具。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由电脑、人工智能等组成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中介系统的出现，标志着军事战略思维技术中介系统的质的飞跃。现代军事战略决策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人与电子计算机、模拟技术、网络技术等信息技术思维工具的有机结合。

军事战略思维运作系统



二、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

在对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思维进行论述之前，有必要用一定篇幅对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作一介绍，因为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正是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思维运作的结果。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际社会历经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嬗变。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最终宣告了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雅尔塔两极格局的结束，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终结和冷战后时代的开始。面对世界格局的全新变化，冷战后美国逐步调整其军事战略。进入 90 年代以来，美国军事战略共经历了 3 次重大调整：

（一）布什政府的“地区防务”战略(The Regional Defense Strategy)（1989～1992 年）

1990 年 8 月，美国总统布什在阿斯彭学会的讲话中提出将美国防务计划的重点从“对付苏联全球性挑战”转向“对付地区性冲突”的战略构想。1992 年 2 月，美国防部长切尼向美国会提交的《1993 财政年度国防报告》正式将这一新的军事战略定名为“地区防务”战略。该战略以“战略核威慑与战略防御”、“前沿存在”、“危机反应”和“重建部队”为“四大支柱”。

1. 谋求确保冷战后美国享有的“战略纵深”

该报告认为，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直

接对抗，美国不论在冲突区域还是在冲突时间上都缺少至关重要的“战略纵深”。冷战后，由于美所面临的“直接威胁”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较以往更加遥远，美国自认为拥有了极为有利的“战略纵深”。在新时期，确保此种“战略纵深”是美“地区防务”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2. 提出全方位的战略核威慑与发展防止有限核打击的全球防御系统

布什政府强调，战略核威慑是“地区防务”战略的基本要求，遏止核进攻依然是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石，增强核力量的综合威慑能力仍是美国核战略的中心任务。鉴于俄罗斯等国所拥有的战略核力量，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所显示的导弹“威胁”，以及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逐步扩散的趋势，美国要求其核力量应具有对付多方面核“威胁”的能力，既能对付“全球性威胁”，又能对付“地区性威胁”。战略防御方面，既意识到美国的战略防御比以往更加重要，又主张放弃里根时代所追求全面而完善的战略防御体系，将“战略防御计划”与“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合并，重点建立和发展应付全球“潜在核威胁”的“防止有限核打击的全球防御系统”(GPALS)，并加强与盟国的核防御合作。

3. 收缩海外兵力部署，维持美军在世界各关键地区的“前沿存在”

“前沿存在”是指美军在世界各关键地区的军事存在。布什政府认为，随着“全球性威胁”的减弱和盟国防务力

量的增强，美国已不必像过去推行“前沿防御”时那样在海外部署那么多部队，因此着手从海外收缩兵力。计划到90年代中期,削减50%的驻欧美军，并着手减少海外基地。与此同时，美仍将“前沿存在”作为新军事战略的重点之一，强调在西欧、中东、韩国、日本及其他重点地区保持前沿驻军，并通过联盟条约、联合军事演习、帮助训练驻在国军队、预贮装备、提供军事援助等方式，保持美军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存在。

4. 主张对危机作出快速反应，主要依靠本土投送兵力对付海外地区局部冲突

该报告认为，第三世界地区的局部冲突是最有可能危及美国利益的一种冲突样式，美国应将对付海外地区的局部冲突放在突出地位。指出由于美国未来面临的地区冲突在规模和强度上可能有所不同，美军必须拥有应付各种不同的紧急情况和突发危机的能力，并具有快速增援前沿存在部队的能力。今后一个时期，一旦发生“威胁”美国重大利益的地区性危机，主要依靠从美国本土快速运送部队“控制”和“扑灭”危机。因此，要求部署在美国本土的部队具有快速机动和灵活作战的能力。它将按轻、重型部队编组和训练。轻型部队能快速机动，及时投入战斗。重型部队在威慑失败或特定的冲突恶化时能提供继续作战的后备兵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